1.

「我回來了。」

坐在沙發上看著原文磚塊書的纖瘦身影幾乎是在他開門的同時放下書、並立刻將視線轉向剛關上大門的大學生，雖然臉部表情沒什麼變化、嘴裡更是吝嗇得連半個字都不願吐出來，卻神奇地僅靠眼神便傳達了迎接之意。

……嗯，還有預料之內的明顯責怪。

「呃、對不起啦，臨時被拜託留下來幫忙，我也沒想到會弄到這麼晚。」搔搔頭，自知理虧的虞因尷尬地看著用沉默眼神表達抗議的聿：「那個……你吃了嗎？」

反射性地搖頭，紫眼的高中生突然地停頓、歪著頭想了下，接著便慢悠悠地蹭到廚房拿出了前陣子做的點心，並亮給剛踏進客廳的棕髮大學生看。

「……不能吃布丁當晚餐啦，還有下次不准只吃點心填肚子。」某陰陽眼大學生瞬間無言，同時還有一種往對方後腦搧下去的衝動，「既然大爸沒準備我們就出去吃吧，有想吃什麼嗎？……要選正餐。」他加上附註。

給了一個要對方別小題大作的微鄙視眼神，聿在虞因對於身為哥哥的威嚴被挑戰發出抗議前小聲地開口：「……這個。」

最近抽高了不少的高中生直接從旁邊櫃子整齊的書報上抽出一張廣告單。

……早就計畫好了是吧。

看著平價日式料理店的傳單上、那價格不高卻十分小巧精緻的甜點，一瞬間什麼都懂了的虞因有種不知道該說什麼的感覺，連槽都吐不出來。

「……」

嘛，算了。

嘴角悄悄揚起自己都沒意識到的弧度，最近總是被朋友們嘲笑是弟控的大學生看著自己那沉默地期待著的弟弟，揮了揮傳單。

「那、走吧！」

2.

就虞因的角度而言，兩隻小的熟絡起來的速度實在快到不可思議，令花了很多心力才好不容易稍微了解他們腦子裡裝啥的某大學生都差點有了忌妒的情緒，也不知道是在忌妒誰。

不過某人不知道的是，以聿和東風的同頻程度，互相熟識所需要的時間本來應該可以更快一點的。

……不，或許正是因為一開始就察覺對方與自己太過相似。

所謂的「同性相斥」。

「……」

聽著從平板上抬起頭的某人用理所當然的語氣、說出以自己作為棄子使用為前提的計畫時，少荻聿愣愣地瞪大雙眸，隨後快速皺起眉。

最初可能是由於某方面的共同目的，他們在短時間內培養了一種類似合作的微妙默契。隨後經由時間與雷同的腦電波幫助下真正了解彼此，聿和東風才終於卸下針對

另一個人的微妙防備與敵意，以「同伴」的立場在某人之前先處理掉一些一旦攪和進去反而會更糟的麻煩事。

這樣相處久了，聿大概也掌握了一些東風的特點……或者該說，他們之間少許到特別惹眼的不同之處。

他是知道的，總是念著才不想管別人、以強硬的姿態拒絕並推開一切的這個人，最不在乎的其實是自己，這是帶著傷害活下來的他們都有的、接近自暴自棄的心態。

但差別在於，聿知道自己受傷這件事本身便會傷害到身邊最珍惜的人們，因而會謹慎地對待。

而東風沒有這種意識——更準確地說，他是仍嘴硬地否認自己有在乎的人事物。

不過逃避現實並不代表別人就不會因此受到傷害。

3.

雖說認識的時間不長，但他已能在短暫的相處中判定，這個外表打扮得玩世不恭的大學生、其實只是個單純率直的爛好人。

而後來不知不覺延續下去的相處，則毫不意外地讓東風證實了自己的猜測。

單純率直、溫柔善良、容易相信他人的愚蠢爛好人。

從根本上就與自己完全不同。

「……你又來這裡幹什麼。」聽著外頭刻意放輕音量、逐漸朝著自己的方向靠近的腳步聲，東風頭也沒抬，以平靜到令人毛骨悚然的語氣喝止了對方靠近的步伐：「很閒的話不會跟你朋友出去玩嗎，滾出去。」

「欸……我是來嚴大哥家作客的，我想應該沒有被你趕出去的理由。」有些意外地，外頭那人的聲音和自己一樣平靜，甚至連東風都無法藉由對方的語氣判斷出他的打算，「嚴大哥說可以隨意參觀，所以走到哪裡都是我的自由吧。」

「……」對方幾天不見便突然無賴起來的發言實在是非常違和，因而衣櫥裡的某人很快便猜得到是誰教他的，「嚴司那個混帳……」

「事實上真的跟嚴大哥沒關係，是我拜託他的。」聽見衣櫥裡頭那人細碎的抱怨聲，剛剛才角色崩壞耍了無賴的某大學生連忙澄清。

「你不想出來就算了、不願意見我也沒關係，但是……可以讓我在這裡待一下嗎？」